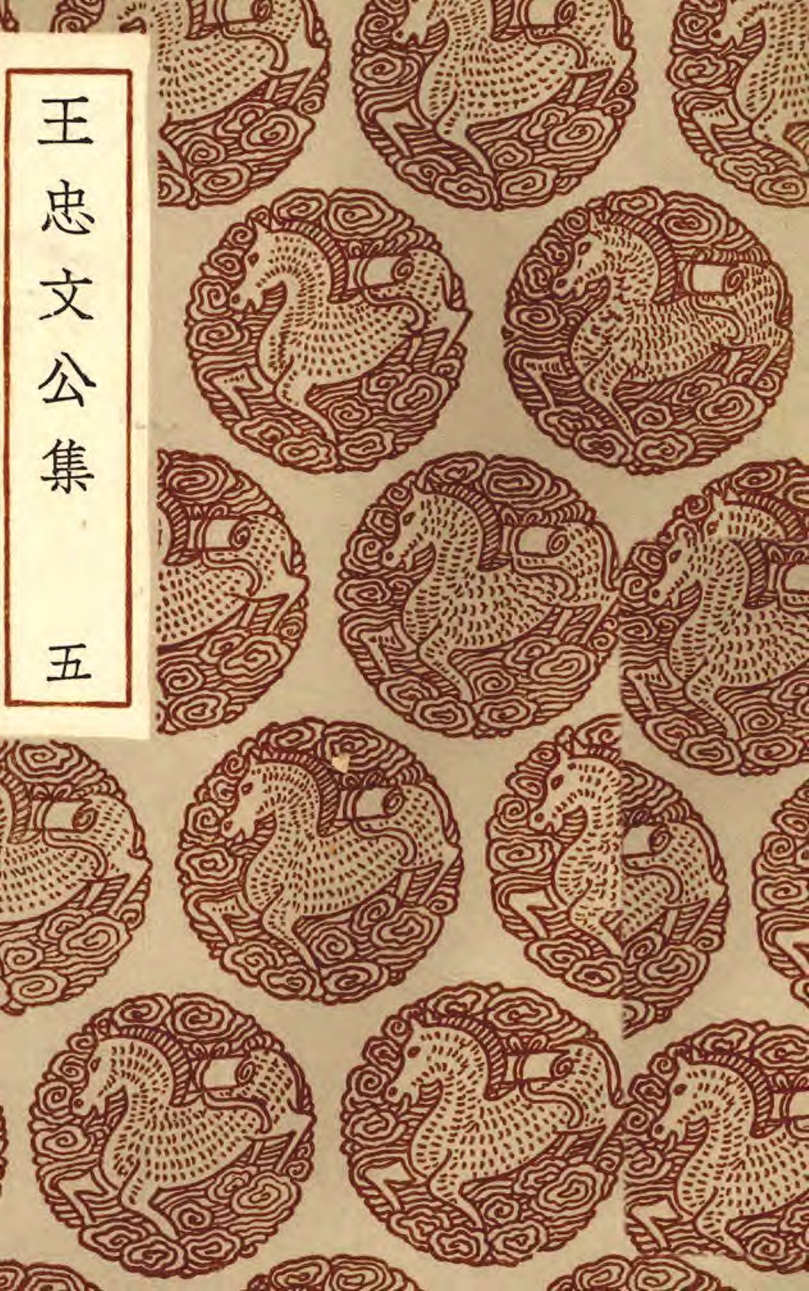


王忠文公集

五





王忠文公集

(五)

王 禕 撰

王忠文公集卷十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并序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爲功。觀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爲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諱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閒嘗擬爲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旣爲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爲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隳廢侯制。外則蠻彝猾夏。侵敗王略。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彝。而綏和我諸夏。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僇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

胤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焉。君猶領也。網焉。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宏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重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于諸侯曰。諸侯之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成。曰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尊。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牧宰。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尊。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慝黨讐。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其

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華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其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旣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卽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慝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敵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爲報。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爲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豈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

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勳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卽世。成王追念其勳。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廈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袞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彝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尙懋敬之哉。

周告齊請城王城

周靈王一十三年。穀洛鬪。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大室。將營周居于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旣成。用建成。

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禮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爲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既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罔致廢隕。今天降災于周。穀洛水鬪。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懼。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勳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寵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遺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懼罪。歲時修好。執敢有闕。雖然。敝邑之徼好於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懼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罔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于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爲正也。執事若徼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數。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高帝封功臣鐵券辭史唯載帶礪而下四句。今補其辭。末二句。從漢楚春秋。

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功成治定。皆列爵分土。以廣封建。示天下爲公也。朕平秦亂。海內爲一。不五年遂成漢業。此雖天之所命。抑諸臣之功也。褒有德。賞有功。古今通誼。朕不敢私。謹命有司。次第功狀。封爾徹侯。用建爾國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烏虜敬之哉。

張良辭高帝史載其辭簡。今衍其辭。

張良佐高帝。定天下。旣以功封留侯。卽謝事引去。辭高帝曰。臣聞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老子之教。貴乎知足。孔子之道。在乎時行時止。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臣愚無識。然竊明此久矣。以家世相韓。不忍韓滅。誓爲韓報仇。故不愛萬金之資。艱難從事。獲事陛下。今仇韓者已滅。而天授陛下。不五年一海內。然臣未嘗攻城野戰。效寸尺之功。徒以三寸舌與謀帷幄耳。陛下幸過聽。故時時言輒中。此陛下之明。天之所命。非人力也。今漢業已成。諸功臣皆剖地受封。而臣亦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知足不辱。滿盈者。天道之所忌也。昔者范蠡佐越。亡吳。魯仲連爲趙絕秦。張孟談相趙。敗智氏。皆功成不居。卽引去。此三子者。當戰國時。士無定君。君無常臣。猶得進退各遂其願。况今天下爲一。萬姓臣妾。人必各獲其所。乃可。陛下誠愛臣。願縱臣。臣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志願誠足矣。

文帝賜吳王璽書

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衆建親支。用作漢藩輔。所以隆本厚基也。王王南土。秉德奉職。以衛社稷。于茲有年。今春秋高。多疾病。數欲入朝不果。朕惟親親之故。每惻焉疚懷。如聞外之議云。王頗有慊。不欲朝。故託於疾耳。朕竊怪之。朕縱不能修德飭行。以信天下。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贊導之。豈肯疏其所親。忘先帝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賜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王其念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刪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爲六藝。然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爲無道。燔滅典籍。以愚黔首。因底亂亡。漢興。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卜筮故。幸亡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傳。故傳書有伏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五經蓋粗完矣。然去聖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鬱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爲眞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屏息。聖眞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

武帝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今按仲舒所對。在建元元年。宏所對。在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其對。故補爲之。

詔曰。朕聞音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

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季。日月不食。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虜何施而臻此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德。不能遠媲。此子大夫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書以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對曰。臣聞帝王之治。有本有文。仁義道德。本之謂也。禮樂刑政。文之謂也。本以立之。文以輔之。此至治所爲成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卽仁也。仁卽其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惟自生物也。又以是理賦於人。而人乘之以具諸心。故曰。仁。人心也。天地之生物也。細而草木鳥獸。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處之。必各得其宜也。得其宜者。義也。義雖在外。而制之者。心也。故義者。心之制也。道也者。天之所以示人。而人由之之路也。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無非至教之示人。人由之而能察。則日用事物。各得其所當行也。德者。行道而有得之謂也。天之運也。健而不息。天之德也。地之載也。厚而不崩。地之德也。人能體天地之德。以爲德。行而有得焉。故爲德也。天地之間。萬物區別。各有序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序也。制度品節之。而禮興焉。吉凶軍賓嘉。三百三千之目是也。天地之氣。流通感召。本至和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和也。鼓舞動盪之。而樂作焉。咸池。雲門。英莖。韶濩之類是也。夫人心不能以皆善也。故有流而爲邪僻。聖人慮夫禮樂之教。民或不能盡化也。於是刑政制焉。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法令之布。大綱小紀。具有科條。凡以防民。使去惡而遠罪也。是

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道德體乎天地之本然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孔子曰：在明明德。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居仁由義，道德全備，則五典以秩，九疇以敘。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本也。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防於未然者也。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禁於已然者也。記曰：禮樂流行，天地官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刑政，兼舉而並行，則九經以正，六府三事，咸得其宜。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文也。夫本所以立治也，不可不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意，無不同也。文所以輔治也，不必盡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法，未嘗同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因者本也，所損益者文也。立之以本，輔之以文，帝王之治，亡不繇此。至治之成，而教化之美，固有不期而然也。是故唐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不犯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日月所燭，莫不率俾。海內肅慎，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氏羌徠服，蓋內而民人，外而夷狄，皆繇於教化也。是以日月不蝕，星辰順軌，而天道得其寧。山林不崩，川谷不塞，而地道得其平。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洛出書，而禎祥諸福之物畢至焉。斯皆至治之成，其效然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謂是也。漢室之興，除秦之暴，高帝躬創大業，功配堯舜。孝文、孝景，善於持盈，守成比迹。成康宏業，休德蔑以加矣。陛下承先帝之統，居帝王之位，奉帝王之職，固宜推古帝王所以爲治者而施之。然而至治之效，未臻於古者，意者爲治之意有未至，爲治之法有未周也。夫苟仁義道德爲立治之本者，既至矣。禮樂刑政爲輔治之文者，既周矣。教之既

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效猶弗古若者未之有也。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此言必積累乃至也。漢興迄今且維其時而厥效未覩。宜陛下之以爲歎也。臣惟高帝之撥亂反正文帝之恭儉謙讓仁義道德之意蓋已至矣。獨其稽古禮文之事乃未遑暇。此固有待於陛下也。陛下遵其意修其法。已至者加之意焉。其未至者勉強而力行焉。推而致之。二帝不足三。三王不足四也。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臣愚識見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冊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此非愚臣所敢知也。謹昧死上愚對。唯陛下裁擇。

張湯議肉刑

臣聞帝王之制刑。輕重貴在適中。中則事允而情稱。故死人不爲怨。生人以爲恩也。且死不可以復生也。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聖人不忍卽處之死。於是肉刑制焉。所以減其死而全之生。使適輕重之中。雖曰傷殘支體。固愈於卽死矣。夫唐虞之時。象刑而民不犯。其治不可及矣。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因而用之。未之有改。誠以俗薄於唐虞也。漢初懲秦之暴。獨煩解苛。以就簡便。約法三章。然大辟尙有三族之誅。高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及孝文皇帝遂詔除肉刑三。著爲令。甚盛德也。是時丞相蒼。御史大夫敬。奏諸當黥者髡鉗爲城旦。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皆棄市。且肉刑

本以減死。設令常劓者笞至三百。斬左趾者五百。率多死。而斬右趾者又當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也。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宜更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得全。後復減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輕得全矣。夫笞而獲全。固已輕矣。然去笞一等。卽入於大辟。無已輕重懸絕乎。故令笞罪太輕。不足以當減死之律。以故奸宄不息。而犯法者滋益衆。公等議以爲復肉刑便。夫肉刑適輕重之中。重不抵死。輕不使人得苟免。三代所常行者也。今俗薄於三代。奈何用唐虞之刑。失時中之誼乎。且去笞輒當死。是以死罔民也。降死卽從笞。是末減太甚也。輕重失中。莫此爲甚。周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中。聖王制刑之本指也。臣竊聞之。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臣愚以爲肉刑之制。近古而便民。省刑之本。求生之道也。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莫如復肉刑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尙已。包犧氏之作易。有畫無書。迨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其言豈嘗支。而造化之蘊。陰陽之蹟。情性之原。事物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僅三百篇。至於春秋。辭益謹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法戒。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袞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戡。從斯而談。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旣簡而不繁乎。先

生固蔚然一代之辭宗也。謂宜擢撫帝王之要，採掇古今之類，探道奧，抽聖秘，總攬三才，揆括萬彙，作漢一經，襲舊六以爲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于萬世。然乃競其瑋麗，夸誕之言，肆其淫泆，侈靡之指，虛談詭語，無補於彝倫，濫說盜辯，不遵乎政治。曾何崇論宏議之匡國，曷有眇意幽思之燭理，荒忽變眩，徒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識博物，賦頌所託，勸百而風一，譬猶鼓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且夫立言不經，雖好不式，措意不古，雖廣不極。先生之於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充斥，簡累牘聯，車螯皮積，意者其殆無益乎！相如喟然嘆焉，乃應客曰：嗟乎陋哉！子之言文也，子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足以盡夫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爲道，可謂閎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方今大漢道躋燧庭，德儕犧軒，肩堯舜而踵湯武，友周孔而臣曾顏，然且開陽闔陰，旋乾轉坤，囊籥元氣，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之則山川草木，夷狄禽獸，咸遂其倫。龐恩汪濊，大化齎淪，旁薄輪困，葳蕤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絃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飭之以

禮樂美之以孝弟。容之以功業。明之以教化。綱之以刑政。聲之以號令。昭然乎宇宙之聲靈也。粲然乎官府之儀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紊。內外不瀆。人倫既正。風俗既淳。而王道成矣。此固今世之文。儷媿媿盛於五帝三皇然也。僕誠不佞。西蜀之鄙人。習業儒術。服膺先王之教之日久矣。生逢休明。竊仕王朝。雖職非台輔。不能變天緯。調化鈞。任彌綸。裁成之責。固嘗望清光。奉末議。得以揚大道。陳古誼。斯文之事。略效其一二。仲尼有云。天之未喪斯文也。此僕以爲己任而不辭。譬如大化回春。吹管亦以助其氣。大明當天。引燭將以宣其輝。力則甚綿。功則甚微。而志之所見。庶幾暢六經之道。續孔子之緒而不墜。語不云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僕亦奚敢以遜爲。且孔子之修經。繇道否於用。乃託之空言耳。是以其言約。其義周。其辭近。其旨深。夫苟推而致之。功用所施。豈不既衍且博哉。今大漢之文。衍矣博矣。蔑以加矣。又曷以議爲哉。若夫風雲以爲體。花木以爲象。辭華以爲質。屬句以爲數。音律以爲本。雕鏤以爲飾。組繡以爲美。浮淺以爲容。華丹以爲明。偶對以爲綱。鄭衛以爲聲。瑋麗以夸誕。淫泆而侈靡。風流忘返。誇詡於章句。言辭云云者。此特文之一節也。僕固亦從事於斯。豈嘗弊精靡神。留連而沈溺哉。賈時資以爲游戲翰墨。宣暢性情之具耳。客遽以是欲盡僕之文耶。苟以是爲盡僕之文。是猶航斷溝絕港。而指以爲河海。聆箏笛之嘈嘶。而擬鈞天廣樂之奏。豈不謬哉。

宣帝賜趙充國書

充國破羌。帝凡五賜書。最後羌既破。召還宜有書。而史闕。故補其辭。

皇帝問後將軍。曰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虜宜卽滅。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爲朕理邊者。故詔趣將軍急擊羌。將軍計國萬全。持重不暴。謂虜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具。計爲便。朕奪於羣議。頗疑將軍怯。丞相相言。將軍數畫軍策。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羌。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定計遺脫。與前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微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疆餐食自愛。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劉歆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議。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私書責之。當時博士必有答歆書。而史不載。故補其辭。

辱書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尙書三者。皆列於學官。此誠閱經籍之錯亂。愛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然其事顧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昔者竊聞之。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爲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書定爲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曲禮三千。或曰。孔子之於禮。常欲裁以爲書而未成。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國之亂。習經者旣鮮。及秦亡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經籍滅矣。然唯易得以卜筮故存。漢興久之。詩始乃興。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乃成。其或全者。亦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

之爲書。缺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唯士禮十七篇。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以上之。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二十九篇。藏之祕府。因謂爲逸禮。然正禮殘缺久矣。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自孔子歿。七十子之徒。其撰所聞爲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盡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燔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鼂錯。勝既老昏。乃鑿合三十四篇爲二十八篇。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尙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是爲古文尙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獒。罔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略見百篇之敍。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則是今之所謂古文尙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第弟子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繇其辭謹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旣筆削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者固非。然其去取是非。頗認於聖人。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尙書爲出孔

氏左氏爲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司之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萌芽然。國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立於學官。爲實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今儒術之興既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於此。爲聖道計。誠可尙矣。然衆言殺亂。異說紛紜。適以爲聖經之累。亦盍深察力辨之。顧乃牽於世俗之恆見。昧於聖人之道。是非真僞。無所釐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直爲此悻悻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天下之寶也。設有殘闕焉。亡害其爲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他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別也。執事誠以聖經爲寶也。則宜聽其殘缺。以信其所爲寶。不必獎異說。殺衆言。謬以非寶爲寶也。夫聖經雖有殘缺。而聖人之道。萬古一日。如日月之麗天。或時剝蝕。終卽必復。執事又奚必過以爲憂乎。執事過憂之。是信日月之蝕而不復。無是理也。承書辭責備過當。故不得不辨。

麒麟閣蘇武頌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形象麒麟閣。覆光以下。趙充國。蘇武等十一人。成帝時。西羌有警。上追念充國。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意。武嘗著名。宜

亦有頌。故擬爲之辭。

巍巍漢德與天無極。執居方外。阻限絕域。帝謂廷臣。是宜羈縻。我示吾信。以填以綏。乃追信使。諭以威德。使執爲首。惟典屬國。杖節而邁。位于北鄰。矯矯風概。氣奪三軍。如何蠢蠢。大義弗循。反常逆順。抗我明命。

惟武曰嘻。君命可辱。我執我節。羝我能牧。羝則弗乳。節亦靡墜。越十有九年。乃復來歸。昔者之往。其顏如脂。今之還矣。皓髮白鬚。表裏純忠。終始全節。震名殊邦。功顯帝室。彼陵彼肆。其罪天通。彼之視武。野鼠神龍。國孰無臣。臣孰無仕。凡百有位。鑒此真軌。

文章惟三代爲古。春秋次之。戰國次之。西漢又次之。然三代之文。若易。書。詩。可法而不可擬。擬之則猶荆楚之稱王矣。可法而可擬者。其惟左傳。長書。史記乎。華川王先生。悼斯文之彫弊。閔士習之卑冗。以振起爲己任。於是推其得於經術者。託之著述。自西漢上至春秋。凡擬其文。總若干首。其義宏。其辭雅。實諸左邱明。劉向。司馬遷諸人籍籍中。蓋無愧焉。昔子朱子讀曾文定公所擬制詔。稱其軼漢。唐而逼典謨。世復有朱子。未有不以稱文定者而稱先生也。友生眉山蘇伯衡謹書。

作文要有依據。原諸六經。以爲之本。博之百氏。以達其趣。考之史傳。以挈其歸。夫然後融會貫通。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如郢匠揮斤。庖丁游刃。有不知其所以然之妙。往往出語逼真。古人未嘗規規然體帖蹈襲。如唐人之於書。鈎臨摹搨。以致其點畫之似。昔楊子雲之擬易。王仲淹之擬經。皆未免爲識者所議。蓋聖人之作。本於無心。而後儒之術。出於有意也。吾友華川先生。蚤從文獻黃公游。以能文名。近年所造益臻邃密。固已超軼漢唐而浸淫三代矣。集中擬秦漢諸文。尤爲卓絕。初未嘗有意於古。而自不能不古也。惜余衰暮之秋。志氣凋落。乃辱咸池大覆。鏗鏘交奏於窮愁寂寞之鄉。一洗夫山林陳腐之

陋。何其幸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充之謂矣。趙良恭識。

王忠文公集卷十一

擬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之新鄭。七八歲。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將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因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人款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天下。人間富貴。不足道也。歲大祲。民飢。易子而食。而衡聞人有書。卽往借觀之。其父危之。每與俱往。人咸厭其迂。稍長。舅氏爲縣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撫名義。考求立法之原。而是時徭戍繁迫。民不堪命。衡因不忍見。卽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習知占驗之術。爲避難計。因從占候之家。得見尙書疏義。悉手鈔之。由是刻意墳典。孜孜求帝王爲治之本。聖賢爲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經。雖當亂離之際。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徙渡河。隱居大名。尋復遷居于魏。時竇默有異能。亦居魏。最知敬衡。每相過從。則終日危坐。出入經傳。以及諸子百氏。釋老醫卜。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姚樞時方以道學自任。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衡往蘇門求之。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深有所契。皆手錄以歸。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爲未然。今始聞進學之敍。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

學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爲入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則取向所授受簡冊悉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諸生敬畏持守唯謹。而衡亦篤志厲行。以身先之。隆寒盛暑皆不廢也。謂吾自傳伊洛之學。心與理融。終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歲庚戌復留蘇門。與樞居相比。以便講習。明年樞赴召。衡乃獨居蘇門講學。至是年四十有三。而任道之意始篤矣。歲甲寅世祖居潛藩。遣使聘衡。而廉希憲方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力辭不受。不能強也。中統元年世祖既正位宸極。卽詔徵衡至上京。上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聰耳。上嘉其實。自是侍上左右。多所陳納。二年復詣上京。平章王文統方秉政。深忌姚樞。竇默輩獨謂衡素無因緣。弗憚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乃始疑衡陰黨之。五月除樞。太子太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內實使之疏。默以與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執不可。曰。禍福不足計也。道爲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師傅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乃相與懷麻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命。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明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權貴相延致。悉謝不往。而姚竇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賢樂善。以古道爲己任。自初見衡。卽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爲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忽迅雷起。中

堂電火滿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爲動。二年十月。召詣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書省事。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衡名德。卽其舍候謁。退謂左右曰。若輩自謂與許先生相去幾何。蓋十百而千萬者也。是豈矐繳之可及者也。三年。上在衡州後山。召衡諭曰。王以道爲惡。竇漢卿言之。而卿獨不言。孔子之道。豈其若是。省中事雖嘗以命卿。而卿猶未悉朕意。今復用面命。其尙爲朕黽勉從事。以毋負所學。安童尙幼。若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嘉謨嘉猷。先告安童。以達於朕。朕將親擇焉。衡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有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旣蒙特命。敢不罄竭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敢強也。安童聰明有持守。告以古人語言。無不領解。臣苟有所知。當卽告之。但慮中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惟陛下明察。自是數訪問治道。每見必以太平責之。衡乃陳時政五事。其一曰。立國規模。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者。如魏如遼。如金。能遵用漢法。故享國長久。文治可觀。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勛貴。一旦使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從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固守之耳。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矣。其二曰。中書大要仕者。宜頒俸祿。使資奉養。未仕者。宜定條式。俾就銓敍。則可無失職之怨。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由吏部。考覈資歷。則逾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仕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

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皆宜早定。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爲君難之道也。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之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諸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自兩郡下及州縣。皆設學。自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與灑掃應對。以及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相成。亦復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上悉嘉納之。衡每有奏對。上常令善譯者譯其言以進。或譯言不能逮其意。上輒自更定之。居亡何。辭有疾。不復入省。求還家養疾。詔許之。四年冬。仍召至闕。居久之。六年。奉詔與左丞張文謙。贊善王恂。同議官制。乃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行之有弊者。皆所不取。自省都臺院。監司郡縣。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體統。后妃儲藩。隆殺之等差。悉圖爲定制。以聞。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曰。臣之所爲辭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助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望。二則無德無才。不

能辦國家之大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不能脗合。陛下直以虛名。誤加采擢。臣若不自度量。冒當聖恩。必旋至悔咎。上曰。此事出自朕意。卿無復多讓。衡辭之再三。上命左右扶之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出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耶。上曰。出殿門耳。後連日又懇辭。皆不允。是時尙書省立。丞相阿合馬顯權。恣爲威福。衡乃撫其囊。國害民等事具奏之。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持不可。以謂國家大權。兵。民。財三者。父位尙書。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權太重。所宜慎。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曰。阿合馬不反。而有反之道焉。自古奸臣。未有不由權重而反者。上以語阿合馬。阿合馬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耳。君卽不反。何故由此道耶。阿合馬由是深銜之。或語衡先生寢處無所防。設有橫逆。奈何。衡曰。聖天子在上。寧有是。設有之。亦命也。吾何暇他計哉。居歲餘。力以疾辭。上令舉人爲代。衡奏曰。用人者。天子之柄。不斷自宸衷。則啓人臣覬覦之漸。臣不敢奉詔。八年四月。除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方衡在中書時。嘗奉旨教蒙古生四人。後增七人。至是有詔京師及四方願受學者。俱得預其列。卽南城樞密舊院以爲學。而國學之建於是始。衡自開學。家事悉以諉其子。賓客至。皆謝不接。謂學中若復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人或見怒。謗止一己。訓誨學者。此上命。不敢慢也。衡以爲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培養數年。足爲國用。而是時年已六十有二。病日益增。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高凝、姚燧、及弟燉、劉季偉、品端善、鎰安中、白棟、皆驛

致館下爲伴讀。使與之磨礱浸潤以相成。或問衡曰。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門生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懇款周詳。苟未領解。則引證設論。必使通曉乃已。自算數字。畫及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靡不俱習。諸生或有疑問。則爲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爲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爲教者。固當存心寬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概人品千萬不齊。遽難以強之。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始終節次。不可苟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蓋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教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而開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芽而防範之。故皆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爲成材。卒皆爲世用矣。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留。姚樞謂衡之出處。關世道之汗隆。今日直當以聖賢之事待之。則合辭奏之曰。國學之建。三年于茲。教法嚴謹。諸生問學有進。今衡控辭。實以年老疾多。而上世數喪未葬。此人子之孝道。宜賜允從。乃得旨而歸。既歸。簡絕人事。平居課僮僕。事耕墾而已。十三年七月。修授時歷。廷議以衡精通歷理。詔起衡領其事。十五年三月。除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至是。上眷愈隆。每北還。卽問衡起居狀。病則賜杖給藥。十七年春。歷成入奏。皆跪奏事。上令衡起。賜坐勞問。

久之秋。疾益進。有旨令南歸。除其子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十八年春。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瘳乎。衡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且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閒。適當時祭。奠獻如禮。既徹。曳杖于門曰。余心怍怍然。瞑目久之曰。死生何異乎。乃歌昔賢所爲歌。歌畢。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士民無老穉。皆往哭其門。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其不幸乎。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死後慎毋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蒲人王楫。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媿夫王通氏之門人耳。衡天資宏毅。卓然有守。當艱難窮阨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飲食。而於榮名世利。畏之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於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聞君命。未嘗不卽起。然卒亦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象雍容。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出入禁中。衛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堯舜吾君民者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之和。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視其進退仕止。爲朝廷之重輕。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望蓋世。少所許可。然獨敬禮衡。每與語。輒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無能爲役也。及聞訃。歎曰。斯道其不幸矣。朝廷設賜諡先生。非文正無爲易名者。衡嘗以魯名其

齋。上自朝廷。下逮遐陬異域。皆稱之曰魯齋先生。而不復稱其官。其所著書曰小學大義。曰讀易私言。曰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衡薨年七十三。制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曰文正。皇慶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廷。

臣禕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既歿。無所傳受。至宋而程頤。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傳之緒。及朱熹氏作。而其傳復續矣。元興許衡繼起。則又續所傳於朱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而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作人而用之。乃首建國學。而衡自中書罷政。爲之師。衡之教學。一本於聖賢之爲道。攝禮樂之微權。以通其用。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於是彬彬然悉爲成材。而數十年間。號稱名卿賢大夫者。多其門人矣。嗚呼。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是其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在朱氏下。况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則蓋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哉。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爲兒童戲。祖榮。號鷺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之學。時鐔乘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學州西紫金山。而乘忠與翁爲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乘忠所。乘忠學通天人。守敬學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於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卽能準其式爲之。又得尙書璇璣圖。規竹爲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爲泥潦所游沒。無能知者。

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爲神。中統三年。文謙爲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闕。召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漣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灌溉。尙有漏堰餘水。東與舟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太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者。其斯人乎。卽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爲行視。因故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夏人德之。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

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兵興以來。典首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伯顏總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汝。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歷。立局以庀事。先是。秉忠言。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歿。至是。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領焉。守敬乃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塹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日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閔凡。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

星晷定時儀。其器凡有十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楊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璣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鐳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鐳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成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暑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

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鐳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

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趾。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名授時。於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爲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利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或謂瀘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度之。其言灤河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瀘溝者。亦以石阻舟不可通。皆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

一言京城連糧河不用一畷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壘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北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所止重置斗門互爲堤閘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喜有旨令速行乃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其事於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成賜名通惠河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侶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地中得舊置磚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使之是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填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行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宗用廷臣言開錢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水頻年暴溢渠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者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累請謝事不允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臣朝政賴以施爲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蓋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溯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土田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

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皆信而有徵。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
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
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口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
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謂儀。但用
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
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與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
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
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
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造櫃香漏。及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起靈臺水渾。渾渾天漏。
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
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學
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歎服之。許衡學爲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
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臣禕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鞏丕基而宏大業者。固資庸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

人之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錙秉忠。竇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譁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况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爲國。於是繼古帝而無媿矣。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夫豈偶然哉。

擬元儒林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有在宋紹興間。以孝行聞者。父疾。禱于天。乞以車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曰純孝云。履祥之將震也。其父適以事留城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也。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既寤。語人曰。維熊維鷄。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子已生。因以祥名之。履祥生有異姿。年十六。從學郡闔。補博士弟子員。居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既乃自悔其非。屏舉子業不事。取向書熟讀而精究之。年十九。知嚮濂洛之學。於是鄉先生何文定公基。王文憲公柏。其學得朱熹氏之傳。乃介其友王相。登文憲之門受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既又因文憲以及文定之門。自是游從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凡天官地志。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類。悉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於

四書五經。尤大有發明。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朱氏於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間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於事物名數。或以爲非要而略之。乃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攷證。朱氏於大學。既爲章句。又作或問。而後之學者。尙有疑焉。乃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早歲嘗註尙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有悟。盡斥衆說。獨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尙書表註。小戴禮樂記。鄭元目錄。謂十一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孔氏正義。謂鑷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者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中。又各自爲章。總三十四章。履祥以爲疑。反覆玩繹。見其十一篇者。節目整然。而正義所分。固猶未盡。乃爲之一加段畫。而指義顯白。無復可疑矣。司馬氏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鑷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說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傳信。且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勒爲一書。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中。

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既復自志其書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吾述作之微意也。履祥負其絕稟。濟以精識。於凡載籍。悉加點勘。平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爲先務。事事物物。咸致其體驗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爲重。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履祥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則方攷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如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弔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絰。總服之絰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於衰者也。文憲乃與治

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及文憲歿。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履祥夙有經世大志。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因進牽制搗虛之策。輒弗售。謝歸。及既阽危。乃思其言。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宋既改物。遂潛晦不耀。里居教授。間出講道郡城。受業者恆數十百人。學者不敢字之。因其所居在仁山之下。稱之曰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元統二年。列祠學宮。侑食何。王二氏。至正七年。賜諡曰文安。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六世祖實。學于胡文昭公瑗。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元豐間。居吳之笠澤。尋又徙婺。遂占籍焉。父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之子爲子。卽謙也。謙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旣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其學得於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學於黃文肅公榘。黃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己而學焉。於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卽以聖賢之學爲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閱四年而金氏歿。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強。於儒先之

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其讀四書集註章句。有叢說。敷釋義理。惟務平實。其言曰。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而義廣。讀者或得其粗。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曲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實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讀詩集傳。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搜遠索。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時與蔡氏不能盡合。每誦其師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濫故管窺。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攷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中歲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嘗謂士之爲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滋晦。其事若小。所失蓋甚大也。其於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書成。以示其友張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消復之術。皆欲近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吉凶之應。其猶影響。有國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凡其爲書。俱已行世。其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於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閭。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然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己而行。苗應在吳。越。是歲大祲。謙憂之。貌加瘠。或謂曰。先生豈食不足耶。而貌瘠甚。何也。答曰。今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食寧獨飽耶。迨其晚年。身任正學之重。海內多士。視其安否。以爲斯道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宮。至正七年。賜諡曰文懿。部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專立祠事。乃卽郡城東作祠。祀何氏。王氏。金氏及謙。曰四賢書院。二子。元亨。皆篤學。世其家。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唯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

必以四氏爲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卽其所以有功於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古琴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天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爲。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爲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祐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注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爲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反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越操二首并序

越人周君之居。有曰蓮花方丈者。鉅公峻人。既多爲之賦咏。吾友胡仲申氏。又用楚音。作越歌二章。以貽之。夫越之山水勝矣。秦望雲門。姑置勿論。卽郡城言之。臥龍之山。隱然中踞。其外則鑑湖之水。散而爲陂。渠。雲樹烟波。與閨闈相映帶。浙東諸郡。莫或及之。故晉江左以還。衣冠之流。於焉畢止。及宋南渡以後。鐘鼎之家。尤盛於茲。於是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而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蓋不能無慨然之思矣。予聞臥龍一名種山。越大夫文種事越王勾踐。既滅吳成功。而勾踐賜之死。其墓在山上。故山以得名。鑑湖周回三百十里。唐元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知章棄官徒步歸鄉里爲道士。有請故也。周君之居。前直種山下。俯鑑湖。其讀書寫畫之餘。最好鼓琴。予因爲種山。鑑湖二操。遺周君。仲申之歌。音韻幽遠。庶幾郢人之寡和者。故不復襲用其意云。

仇我者吳。覆我家邦。君之辱矣。臣死則當。臣敢愛也。以有宗祀。以身嘗吳。庶雪君恥。吳旣沼矣。越則弗沼。豈臣之功。君實有道。功臣之難。君不臣全。今君死臣。臣其敢寬。

右種山操

湖水悠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有蒲有荷。維荷有華。載靜以芳。其葉灑灑。可以爲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

返我初服。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反以我爲獨。

右鑑湖操

來歸操并序

士君子遭世亂離。其能保身而全名者。鮮矣。此出處所爲難也。東漢之季。管幼安避地遼東二十年。及天下既定。乃始來歸。晉當義熙末。不能國矣。陶元亮用是託督郵之故以行。而歸去來辭作焉。嗚呼。二子豈所謂能保身而全名者耶。溧水劉君有道之士也。往歲避兵。攜家寓浙東。淪落久之。因爲縉雲郡博士。今干戈旣戢。乃棄官奉母。復歸乎故鄉。迹其出處之節。殆合乎二子矣。予竊嘉之。爲作來歸操。以述其志。云。溧之水。有魴有鮪。溧之土。有秣有秠。我胡不歸兮。以釣以耜。奉我老兮。撫我穉兮。有子我今。其歸兮。于溧之涘。我思古人兮。處世之否。惟求其志兮。豈必乎仕。古人何爲兮。庶吾其企。來歸之樂兮。樂其有已。

瓊響操并序

瓊響者。古琴名。宋內府故物也。其腹題云。慶歷五年。臣道士衛中正奉聖旨。斲崇寧四年。臣馬熙先奉聖旨。重修。宋旣納土。是琴亦入貢于元。世祖皇帝。用以賜其臣廉恆陽王。王歿爲家廢。杭人徐氏以重購得之。今復歸于嘉興濮氏。金華王禕爲作瓊響操。因以貽濮氏。其辭曰。

鈞天奏兮。帝所。玉交振兮。思踟踟其愁予。託餘聲兮。遺下土。帝有命兮。淫哇不得使爲伍。海天冥冥兮。月

在字感幽微兮鸞鳳舉。紛百靈兮屏營而來扈。至音兮焉窮。千齡兮萬古。

烏傷操并序

般陽王德茂葬其親嚴州烏龍山之陽。而築廬墓左以居焉。大夫士咸爲取蓼莪之義以賦詩。蓋嘉其能孝也。嗚呼。王君誠能孝者歟。昔吾烏傷當秦時有顏氏者。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畢集。銜土以助之。烏吻皆傷也。因名縣烏傷。予其縣人。雖習知顏氏事。而行不能無愧。故聞德茂之能孝。而心爲之惕然。爰作烏傷操。其辭曰。

生我者天。天實罔極。只哀哀人子。曷報厥德。只旣壞而樹。匪躬則劬。只有相維。烏其尾畢。逋只我親我喪。烏亦何與。只曾有銜土。吻血不顧。只烏豈有知。有以致之。只哀哀人子。如何弗思。只。

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孔子廟庭從祀議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邱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邱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課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

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尙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尙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尙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勳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識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正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旣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

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頤、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

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頤、程頤之上。若夫苟况、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泉貨議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有國家者。恆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卽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

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爲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爲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爲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捄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向。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而不爲。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旣審察民情。卽江浙省府治鼓鑄。累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恐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鼓鑄。而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卽出銅所在置監。天下鑪九十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爾。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於轉輸。轉輸不便。故卽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卽以爲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

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抵一時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以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卽爲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浙一省而已。至於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絕。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際。關防嚴密。制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始可流於地上。而異代之錢。將不銷而自廢矣。於是國家之命。得以伸於民。民生而由之。而可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莫此爲便。匡今之弊。以復古之道。爲計宜無踰於此者。上之人豈亦不是之思。誠思之。顧胡爲而不亟於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鎰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私。並得鑄黃金。白金爲錢。隨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

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若於銅錢重。不可致遺。率皆挾用。金藉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顧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於術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驅之圖識。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固未嘗無法以揅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於拘絆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於泉貨者。故述斯議。庶上之人得採擇焉。

七出議

禮。大戴禮本命篇。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爲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以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

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可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婦。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正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况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故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卽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

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大夫以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居。敢不敬領。以俟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遜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曙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滅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宋景濂像贊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戴叔能像贊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藹高標而外肅。蓋其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修之勤。惟日不足。將自致乎儒林文苑之間。庶幾繼往哲之芳躅。

趙子常畫像

形穠而體胖。神清而氣完。躬其純美之質。奮乎強盛之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己。似不能言。而心蘄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韓君畫贊并序

韓君致用。名諤。其先爲安陽人。宋建炎初。從南渡。家于會稽。故君今又爲會稽人焉。韓氏故宰相家。儻爵析圭。光顯累世。時殊事異。雖世祿弗延。而其後人。皆自立於學。以世其道德。維君生于名閥。克有淑質。其於學問。殆若夙成。出入元微。上下今古。所謂明體適用。有本有文者也。然其智識超融。襟度宏敞。厭薄世俗。而不以累於外。屏絕私欲。而不以蔽其內。等軒冕如桎梏。嗜泉石如膏肓。不爲物先。而恆矜若乎其後。又豈所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耶。會稽佳山水。有五雲溪者。山水尤勝。君乘興卽遨遊其間。因自號曰五雲生。故或論其趨尙幽隱。遺棄氛垢。操特立獨行之節。懷長往不返之志。類乎疾物以矯情。高棲以危行者矣。子竊以爲君之自處。雖不累於物。然未嘗不與物交者也。遠而不攜。邇而不迫。非有道之士。安足以及此哉。君與予游。交誼爲厚。知君之深。宜莫予若。覩其畫像。形諸贊辭。其辭曰。

恂恂韓君。秉德不渝。不剛以撓。不柔以紆。不抗乎高。不淪乎汙。維執其中。與道爲徒。相其外矣。溫恭其軀。梧竹之標。形容則穠。相其內矣。心清而虛。縣鑑止水。神明孔腴。華利之區。榮名之塗。世非我遺。我則靡趨。

銷聲養粹。其情舒舒。既純既完。不肆不迂。保厥所有。有而弗居。逍遙而遊。遊乎物初。我觀若人。實與道俱。彼昏不知。攘權競譽。身爲物役。民沒斯須。自遏其躬。亦任以愚。韓君恂恂。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誣。

福寧王尹贊并序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爲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名都大邑。殘廢殆盡。然其間守土之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身長八尺。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荆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宣使。滿考。調永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州推官。平反冤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避還守令。侯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民兵。訓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守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卻。俄而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

欲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罵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當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侯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侯嚼舌噴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卽殺何毆爲。然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當爲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葬侯尸。尸葬而蜂散。賊中時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蹶。而賊首無疾。輒自斃。侯之旣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義不共戴天。願欲事爾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慟哭曰。吾以失所天。死固其所。豈以身受辱。卽絕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謂之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秉節以死。豈忠義固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敘其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爲國死難之有人。爲人臣之勸云爾。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爲大節。爲臣死忠。爲臣死忠。遑卹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毀。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王侯。英風千祀。

氣清神腴。德容藹如。深衣大帶。端拱徐趨。臨雍拜老。則李躬。桓榮。用儒飭吏。則兒寬。仲舒。故其進爲邦家之龜鑑。退爲郡國之範模。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豈非斯人之徒歟。

自贊畫像

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爲有餘。然存諸中。吾自知爲不足也。

趙敬德畫像贊

氣雖腴而能清。體雖耀而實偉。律度以禋其儀容。規矩以制其操履。當其方壯也。玉雪姿質。咸謂異代之王孫。錦繡文章。共稱當世之學士。及其垂老也。收斂英華。沈潛義理。藹乎西漢之醇儒。儼然東魯之君子。慨鄉學之無幾。庶斯文之在此。尙千載以自期。詎百年而遂止。

蘇伯夔像贊

眉山之裔。穎濱之支。受才孔碩。發聞于時。方其仕也。如漢仲舒。以儒飭吏。佩玉而趨。及其止也。如晉淵明。棄官而歸田。拂袖而行。鄉之典刑。始終無疵。七十非老。尙觀期頤。

寧山贊

山之爲物。寧則其體。自元氣之肇凝。卽一形之永峙。厚重而能安。蘊蓄而無匱。是故前聖論爲仁壽。大易象其艮止。猗歟君子。厥德孔似。齒旣尊而歸然。爵愈崇而屹爾。欲處世以長存。爰在物而自擬。豈不以壽

者寧之功。止者寧之理。吾殆見其將登于空同。而齊年於廣成子矣。

虞先生戴笠圖贊

猗文靖公。青城山樵。繼百年之學術。擅一代之文豪。當其舒英揚翹。際乎熙朝。紬書東壁之府。載筆西清之曹。攜天藻以洒翰。攝宮錦而爲袍。雖方朔金馬之避世。太白金鑿之應詔。曾何足儷峻而聯高。及其挂冠神武。返乎林臯。竹簟茅屋之間。曠葛巾野服之逍遙。病臥秋風。日著茂陵之稿。行歌春夢。時攜僮耳之瓢。睨八極而志隘。曠千載而神超。蓋其進也。負道義如邱山。其退也。等富貴猶毫毛。百世之下。視茲遺像。亦可想見其風標也已。

端本堂頌并序

皇帝卽阼十有七年。爲至正九年冬。詔以皇子春秋日長。宜親師就傅以知學。拜諭德。贊善各一員。文學二員。仍命以翰林學士。直學士。待制兼其職。復置正字。司經各二員。卽興聖宮西偏故宣文閣。改曰端本堂。以爲隸學之所。乃十一月九日。皇子始就學。其禮。皇子坐於皇帝位之右而左向。其左設師傅之位。諭德以下。以次左坐而右向。復置几其間。以奠裕宗皇帝所誦聖典。比授經。則別設授讀位。司經。正字。執經導皇子。及諭德以下。各就授讀位。相向坐。授畢。乃復本位。而宗親大臣子。被選爲伴讀者。凡十人。竊惟儲貳者。國家之本。而親師就傅以知學。又儲貳之本也。是以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社稷。莫不

選天下端士。孝弟博文有才者。以衛翼之。輔導以經義。而納之軌物。故其見正人。聞正論。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直。用能養其德。成其器。以基天下之命。所謂端本者也。惟我有元。自太祖皇帝。肇興武功。聿成厥家。世祖皇帝。誕敷文德。大造區宇。列聖相繼。重基累構。益茂武烈。以纘天序。子子孫孫。承之無疆。肆今皇帝陛下。躬其聖神。傳有大器。夙夜兢業。以修太平。持盈守成。有周成之風。清淨寡欲。有漢文之懿。雖甚盛德。蔑以加矣。以故克享天心。多歷年所。顧念宗社萬世之計。在定國本。思有以衛翼而輔導之。端本之堂。于是乎建。斯蓋國家之盛典。一代之宏規。推較古今。無所與讓。贊述之作。其可以已。臣愚不敏。庸敢拜手稽首而獻頌焉。其辭曰。

興聖之宮。皇帝攸居。前殿後閣。東西萬廬。有翼者堂。在殿西廡。厥堂何爲。皇子來處。維時皇子。是爲國本。以承宗社。繼體維謹。輔養聖功。貴早有圖。猶本在木。必培其初。皇帝曰嘻。汝其就學。前模往訓。用益汝覺。皇子敬恭。來處于堂。彝文曠典。以莫不彰。良傅碩師。左右挈提。吉人正士。前導後規。仁義之原。成敗之迹。經史在列。式受敷繹。廣廈細旃。颯誦從容。狗馬聲色。靡接於躬。日就月將。遙觀緝熙。朝斯夕斯。聖敬並躋。前星有光。予以增之。少海旣潤。予以凝之。國本旣端。國本斯定。神器有歸。祇迓天命。乾健而正。離繼而明。規重矩疊。不開太平。稽諸綿代。亦有遐則。博望之置。承華之闢。處有非地。厥就乃卑。維今端本。孰盛與夷。巍巍我元。葉萬年億。歷祚延洪。係在今日。於維斯堂。擁休蓄靈。邦家之基。永永是徵。

日月山祀天頌并序

臣聞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於高邱。古之制也。聖元龍興。肇基朔漢。遂建大號。以臨天下。然國俗本有拜天之禮。衣冠尙質。牲品尙純。帝后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之意。可謂出於至誠者矣。當太祖天造之始。東征西伐。禮文之事。固未暇遑。太宗戡金之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卽命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取曲阜太常雅樂。罄其歌工舞節。與樂器俎豆祭服。至於日月山。及憲宗二年。壬子之歲。秋八月。始卽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並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一代禮樂之興。肇於此矣。當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何始。左右以堯舜爲對。則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極者。聖謨審略。何其宏遠也。按日月山。國語云。哈刺溫山。在和林之北。實祖宗興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則日月從祀。日居東。月居西。今天子祀天。茲山而山。適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應。開萬世無疆之基者。尤可徵不誣也。厥後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廟室。成宗于國南郊。肇立圓邱。武宗躬行禋享。英宗復置鹵簿。至于文宗。爰祀郊邱。肆今天子踐位以來。郊邱祀天。禮凡薦舉。前作後述。歲輯月增。容物典章。煥然畢備。彌文之盛。無復有加。原其所自。則日月山之祀。固其權輿哉。竊觀漢唐之君。閒能稽古禮文。祇舉郊祀。必有儒學之臣。鋪張妍辭。揚厲楸實。相如之歌。杜甫之賦。載諸簡冊。亦足稱談。國家鉅典之興。豈漢唐拘陋侈靡之制。能望後塵。宜有頌詩。形容盛德。列諸昊天。成命。我將。思文之什。視周有光焉。臣愚職在翰墨。不能自己。敢再

拜稽首而獻頌曰。

真元烈烈。乘乾奮輿。皇基北鞏。神旅南征。西域咸屬。中原畢平。大勳遂集。王業斯成。白旗九旂。植于龍庭。以朝萬國。以接百靈。憲宗御極。三葉是承。布德沛澤。宣威抗稜。土疆日辟。未及戢兵。稽古禮文。次第以營。禮有拜天。國俗所仍。潤飭黼黻。禮儀用精。二年八月。郊祀肇行。禮行何所。大山是升。大山伊何。日月爲名。陟亘千里。勢壓八紘。因山祭天。匪高不憑。乃憑高邱。以對蒼冥。皇帝齋祓。秉心兢兢。臣工執事。祇戒慎矜。瞻彼蒐莪。大輅爰乘。輦道肅塵。羽衛列星。玉笋金戚。庶旄翠旌。幄殿幔室。如雲之凝。陟降下上。奠珪薦牲。珪則有邸。牲則有駢。氈席蒲藉。匏爵瓦登。至敬不飭。大樸無形。燿火焜煌。鍾律和鳴。禮備三獻。樂終九成。紫烟鬱空。瑤光燭冥。羣陰解剝。朝陽霽澄。風馬雲車。來燕來寧。天其右之。願歆德馨。上帝旣鑒。先祖亦聽。產祥降康。如岡如陵。叶氣旁魄。景爍昭明。一代鉅典。於焉足證。後聖旣作。祖武之繩。重規疊矩。制度益宏。昔漢制祀。甘泉是稱。六天雜讖。真僞混并。豈若我朝。追古合經。熙事訖竣。純嘏具膺。維天子聖。維天子誠。天授神策。以莫不增。億萬斯年。不圖是貞。小臣作頌。爰昭聖能。

興龍笙頌并序

臣聞王者功成作樂。樂者。竟功德之具也。是故其功大者。其樂備。用以薦之郊廟。則神享。施之朝廷。則羣臣和。使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成流。以故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民遷善。至於含生異

類之物亦莫不感動而不知所以然。所謂情深而文明，氣盛而神化者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皆由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相沿襲，而一代之制興焉。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惟我世祖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函夏，神功聖德，度越百王，功成治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與龍笙者，實上所自作，或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其制爲管九十，列爲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植於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鞀，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尺，仍鏤版鳳形，繪以金采，以圍管之三面，約廣三尺，加文飾焉。凡大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並奏，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鞀，以達氣出聲，以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歷古所無，誠足以彰顯功德，垂示永世，而學士大夫顧未嘗擗藻揆辭，以形容其盛美，非闕典歟？臣愚不揣微賤，輒爲之頌，雖不敢擬諸時邁，執競桓，賚之列，蓋庶幾漢世樂府之遺意焉。其辭曰：

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諧北變，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寶歷是膺，玉燭爰撫。德胤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厥制維鉅。嶠谷掄材，后夔審矩。列管九十，如簫斯竪。管以匱植，匱由鞀鼓。鞀動氣應，手按聲吐。挹捩擲擲，牽連絡組。高五尺餘，廣三尺許。黃鐘本宮，蕤賓叶呂。清不過商，細不逾羽。變聲振厲，鳳韻紆紆。妙音之達，蕭寥容與。有如臣子，仰事君父。臣聲之暢，雄渾包漭。有如圓穹，覆冒海寓。抑揚合調，闔闔諧譜。唱和章夏，導揚韶濩。大音斯完，神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

天臨黼座。雲映華籞。仙仗旣班。大樂爰舉。朱干玉戚。崇牙龍虬。鐘鏞瑟琴。亦有祝敵。於維茲笙。獨貫樂部。鈞天普奏。九成咸序。四靈畢來。百獸率舞。陋哉斯制。哇俚淫蠱。篋篋筆籞。於律何取。侯今之制。孰盛敢伍。微臣作頌。式配有誓。於萬斯年。仰憲皇祖。

續丹宸箴并序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掾君於得失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之猶乏剴切。君子病焉。禱不自揆。因撿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宸六箴。天運不息。昏昕有恆。有恆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袞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悼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

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卻蛤焚裘。爲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劇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君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采。拒諫遂斥。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奸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許。唐杞非諛。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由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覆宗亡。

右防微箴

漢部刺史箴并序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才大略。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郡國。是時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趾。朔方二郡。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

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乘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著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卽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自夫黃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尙矣。維漢卽十三州。置部刺史。實古牧伯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員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故當其時。必有率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爲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郡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塞化梗。民則愁嘆。孰其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置刺史。督察郡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執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監。維時郡國。有不嚴憚。望風懷警。撫職知勸。顧維刺史。其責孔艱。何以自獻。亦有警言。惟皇憲天。冒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于民。必務矜惻。被以漏泉。奠以磐石。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然。自古哲王。爲官擇人。曷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乃修。

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有言。民爲邦本。牧臣司憲。敢告旒袞。

唐起居郎箴并序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誠。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粵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謂古有內外史。今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卽內史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當有獻替之言。竊效官箴王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若稽前聖。敬畏是崇。夙夜厲精。思儆厥躬。爰立史官。厥分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珥筆。以伺起居。立于螭坳。記注謹書。是是非非。明指善惡。不回以阿。不許而略。正色立朝。直筆何疑。曰腕可斷。筆不可私。

萬世公議。具在尺牘。維是攸司。衆所欽囑。君舉必書。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影出於形。跡出於履。盡慎其微。盡謹其始。當宁臨御。一日萬幾。千里之謬。由於毫釐。德之休明。登我王道。勒諸簡編。儕美墳誥。與居無節。羣行或頗。謗書徒咎。累德已多。人君一身。宗社所寄。善惡之分。成敗所繫。屋漏不愧。室闔勿欺。兢兢業業。念茲在茲。敬之敬之。用輯衰職。史臣司筆。敢告執戟。

閒止齋箴并序

在易兼山之卦。其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者人所不見。而身者我之所固有。庭者地之至近。而人者身之所必交。止於所不見。而不獲其身。則忘我矣。卽至近之地。而不見其人。則忘物矣。忘我。則我不累於物。而中不出。忘物。則物不能以累我。而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斯其爲止之至乎。錢唐張君子英。所居之齋。其名曰閒止。雖用陶靖節詩語。而止之爲義。實本乎艮。然艮之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君之止於閒。非所謂止其所耶。金華王禕。因推是說。以爲之箴。庶幾懿戒之意云爾。箴曰。

莫靈爲人。非與物同。而弗自克。乃欲是從。欲動於中。物誘于外。物欲交蔽。行己斯悖。營營蚩蚩。孰知所止。能知所止。是謂君子。其止何如。忘我與物。忘物不入。忘我不出。物我兩忘。彼此無累。曷貞曷悔。斯止之至。止之至矣。則與道俱。豈與道俱。與天爲徒。恂恂張君。有粹其德。曰止于閒。不競于力。相在爾室。爰處爰居。

從容暇豫。求遂厥初。先民有言。尚不愧于屋漏。名言孔昭。敢告左右。

思學齋箴并序

思學齋者。徐德齡氏讀書之室也。書曰。思曰睿。又曰。維學遜志。務時敏。六經之言。思學莫先於此矣。至吾
大子。始並舉而屢言之。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類是也。夫深思以索之。所以明諸心也。力
學以求之。所以徵諸身也。人之至於聖賢者。職是而充之焉爾。然則思學者。豈非進德之要歟。予不佞。因
感以諗于德齡。尚亦因子言而益加勉哉。箴曰。

石子進德。莫先于思。心雖孔靈。匪思莫知。亦既知矣。仍力于學。日用云爲。式效先覺。既明于心。復徵于身。
知之行之。如車兩輪。進而無息。乃底成德。厥德克成。聖賢爲一。無息之道。取法於天。誠以本之。終日乾乾。
室謨孔昭。勗哉君子。敢陳吾私。用告箴史。

